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張文祥刺馬案
第三十四回 報兄仇深宵驚鬼影 奉師命徹夜護淫魔

話說孫癩子見那人拱手問話，忙收了隱形術，看那人的年齡很輕。雖在黑暗之中，因孫癩子修成了一雙神光滿足的眼睛，能於黑夜中辨別五色，所以看得出那人年齡不過二□來歲。生得骨秀神清，唇紅齒白，真算得是一個飄逸少年。心裡不覺非常欣羨的說道：「自家人不妨實說。我是瀏陽孫耀庭，此番因受了朋友的托付，來此救護一個人。請問你貴姓台甫？為何在此時暗伏在這密室之上？」少年聽了，也□分高興似的，說道：「學生姓趙，名承規，湖北襄陽人，此來也是奉了師傅之命，在暗中保護一個人。請問老丈要救護的是那個？」孫癩子心想：這後生難道是來保護鄭時的麼？遂答道：「此時更無人靜，我們在這屋頂上說話多有不便。我很想問你的話，不知你願不願意和我離開這裡再說？」趙承規略不思索的說道：「好極了。看老丈要去那裡，就去那裡便了。」孫癩子遂引趙承規離了巡撫部院。到僻靜處，即停步問道：「尊師是那個？教你在這裡在暗中保護誰人？不妨說給我聽麼？」趙承規道：「敝老師就是沈棲霞師傅，大約也是老丈知道的。他老人家在靜坐的時候，知道有人將要謀害馬巡撫。馬巡撫的母親曾與他老人家有一段佈施的因緣，所以打發我來山東在暗中保護。老丈這番受朋友之托前來救護的，也就是馬巡撫麼？」孫癩子搖頭笑道：「我要救護的雖不是馬巡撫，然有我在這裡，也能使馬巡撫不被人謀害。尊師曾對你說明將要謀害馬巡撫是誰麼？」趙承規道：「他老人家雖不曾明言，但我已來此五六日，每日在暗中細看馬巡撫的舉動，只他將來難免不死於婦人之手。若是死於婦人之手，就有□個我在暗中保護，也是無用的。」孫癩子道：「果是死於婦人之手，倒不與謀害相干。我料尊師打發你來在暗中保護馬巡撫，不過為盡往日與馬巡撫母親一點私情。實在象巡撫這種人形獸行的東西，豈是尊師所願意保護的？你自到山東以後，每夜是這們伏在房頂上保護他嗎？」趙承規道：「因為不知道要害馬巡撫的是誰，又不能親見馬巡撫向他說明。在他跟前保護，只好隨時在房上地下梭巡幾遍。若是有武藝的人夜間前來行刺，那是可以對付得了的。如果是同道中人有人要刺馬巡撫，我想我師傅也不至打發我來保護。」孫癩子笑道：「你所想的不錯。將來要謀害馬巡撫的人，我倒知道。你也想見見那人麼？」趙承規喜道：「怎麼不想見見呢？於今那人在什麼地方，老丈能引我去見他麼？」孫癩子道：「見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你見面不能和他說話。」趙承規道：「為什麼見了面不能說話呢？」孫癩子笑道：「這其間道理很難說。我們修道的人做事，也只能盡人事而聽天命。若是凡事揭開來說，這種逆天之罪是很重的。即如尊師打發你來保護馬巡撫，何以不教你和馬巡撫見面，說明來意，使馬巡撫好自己加意防範呢？其所以只教你在暗中保護，就是所謂天機不可洩漏。」趙承規點頭，問道：「那人姓什麼，叫什麼名字，也不能給我知麼？」孫癩子道：「不是不能給你知，也不是你知了便有什麼妨礙，因為你此時不必知道。你後天在城外某處等候，我自設法引那人到城外來，你只見見面認明白他的身材面貌，免得將來弄出亂子。」趙承規知道不肯說的話，就是追問也是不肯說的，便告別要走。孫癩子道：「且慢。你此刻住在什麼地方，告我知道。到要緊的時候，我好來找你。」趙承規道：「我有個親戚在城外開豆腐店，我就寄居在他店裡。」當下細說了那豆腐店的地址，即作別去了。孫癩子也就回關帝廟歇宿，心中計算，要如何才能將張文祥引出城與趙承規會面？想來想去，就想出第□八回書中所寫引誘的方法來。孫癩子的來歷，既經敘述明白。於今卻要接著第二□一回書，繼續寫張文祥刺馬心儀了。

且說張文祥在樹林中問明了孫癩子的來歷，忙起身向孫癩子一躬到地，說道：「難得你老人家不遠千里前來救我，這恩德只好來生變犬馬以圖報答。因我與鄭時拜盟在□年前，誓同生死。今日他既死於馬心儀這淫賊之手，我是決不與馬心儀兩立的，我也知道馬賊身為封疆大臣，要殺他不是容易的事，非拼著把自己的性命不要，是不能取他性命的。」孫癩子道：「這事幹不得。你是一個豪傑之士，難道說鄭時是不該死的嗎？我受了你師傅之托到這裡來，是為要勸你趁這時候去紅蓮寺出家。以前的事，一切不放在心上。象馬心儀這種惡人，到時他自有惡報。你此刻要圖報仇，休說做不到，便做得到也不值得。」張文祥正色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和我師傅的好意，我既是一個人，豈不知道感激。鄭時的行為，我也知道是有些不正當的，不過不應該死在馬心儀手裡，馬心儀更不應該是這們騙殺。我此心已決，非報了這仇恨，誓不為人，值得不值得我不管。」孫癩子見張文祥一腔義憤之氣現於詞色，也不由得心中欽佩，連連點頭說道：「大丈夫交友處世，本應如此。但是我勸你趁此時回紅蓮寺去，一則是因受你師傅的托，不得不這們說。二則因知道馬心儀此時死期未到，有本領比你高強□倍的人，在暗中保護他。仇報不了，反把性命送掉的事，不是聰明人幹的。」張文祥聽了，似乎不耐煩的樣子，將那包袱提在手中，說道：「官做到督撫，暗中自有大本領人保護。要等到他沒人保護，除非是他死了。我既肯拼著不要自己性命，那怕馬心儀本人的本領比我高強□倍，我也不能因此懼他，便不圖報復，於今鄭大哥慘死鴻興棧，還沒人去收屍埋葬。我包袱裡尚有一百幾□兩銀子，且去打點他的後事再說。」孫癩子忙搖手阻攔：「去不得，去不得！去就白送一條性命，你知道此刻正關了城門捉拿你麼？你不相信，我不妨帶你去瞧瞧。」張文祥忍不住流淚，說道：「我不去裝殮鄭大哥的屍首，聽憑街坊人的草草扛到義塚山去掩埋，我心裡怎麼過得去呢？」孫癩子道：「這事你不用著急，我倒可代勞。只是你萬分不能在此地停留，就是要存心報復，也得從容等馬心儀的防範疏了，方能下手。」張文祥心想，孫癩子受了我師傅之托，前來勸我回紅蓮寺，自是不主張我去行險。大丈夫做事，既不求他幫助，何必和他多說，口裡答應他便了，免得嚕嚕咄咄的說得我心思紛亂，當下即對孫癩子說：「你老人家能代我去安葬鄭大哥，我非常感激。這裡有幾□兩銀子，你老人家拿去辦衣裳棺木。這裡還有幾件衣服，原是買來給鄭大哥穿的，誰知卻是買來給他裝死的。」說時將手中包袱打開，取出了幾件衣服和銀兩，交給孫癩子道：「此時城裡正在捉拿我，我決不前去送死。不過我自己還有一點私事不曾做了，不能即刻離開山東。你老人家安葬了我鄭大哥之後，請先回瀏陽去，我隨後就來。」孫癩子明知張文祥報仇之念已決，這是隨口敷衍的話。也不好再往下說，收了衣服銀兩做一包繫在腰間。張文祥對孫癩子行了個禮，一面揩著眼淚，一面提著包袱走了。孫癩子並不問他去那裡，也提了酒葫蘆旱煙管，回身走進城來。

此時馬心儀真個下令滿城搜索張文祥，所有的城門都有人把守了。孫癩子先到棺木店裡買了一具棺木，叫人抬到鴻興棧來，看鄭時的屍首，還躺在鮮血之中。街坊上人正在聚議，如何湊錢買棺安葬。見有人抬著棺木來了大家都落得省錢省事，孫癩子剛教人將鄭時的屍首移進棺內，只見前面又有人抬著一具棺木來了，棺後還跟著一個騎馬的大漢。原來是施星標顧念四川結拜之情，跪求馬心儀恩准收屍安葬，所以親自前來裝殮。孫癩子見了，喜道：「既有他這個出頭露面的把兄弟來了，安葬的事，我可以不管了。」也不與施星標見面說話，一掣身就從人叢中走了。施星標查問是誰買來的棺木，無人知道，他倒疑心是柳氏姊妹於心不忍，暗自花錢買人出來的。

馬心儀既殺了鄭時，嚇走了張文祥，很得意的將柳無非收做七姨太太，柳無儀做八姨太太。心裡雖也想到了怕張文祥尋仇報復，但是覺得張文祥不過匹夫之勇，自己有這們高的地位，輕易不出衙門。就是出外，也有無窮的人保護，決不是一人匹夫之勇所能報復的。只親自挑選了幾□名親兵，夜間輪流在上房的前後院把守，便安然不放在心上了，對施星標說是因四川總督的公文來了，不能不將鄭時就地正法。殺了鄭時一人，才可以保得住施星標的性命。不然，是免不了受牽連的。施星標信以為實，反感激馬心儀是存心開脫他的死罪，益發小心謹慎的在馬心儀跟前當差。

且說張文祥別了孫癩子之後，打聽得馬心儀捉拿他的風聲已經平息了，才敢偷偷進城裡住著，心裡想道：「我若要等到馬心儀出來的時候，才上前行刺，是很難得有機會的。我在他衙門裡住了這麼久，一次也不曾見他出過衙門。他既知道有我在外，自然更不敢出來。我要報仇，就只有黑夜到他衙門裡去，連同柳氏兩個淫婦一併殺了。我不信他衙門裡有能拿住我的人。」主意已定，就在這夜二更過後，獨自結束停當，帶了利刀，從屋瓦上翻越到巡撫部院來。

張文祥雖是武藝不錯，平日穿房越脊，確能如履平地，無奈巡撫部院，究是武衛森嚴之地，不比尋常房屋。伏在房簷邊偷看上

房的前後院子裡，都有親兵擎刀立著，上房門窗緊閉。暗想：淫賊有六個小老婆，夜間不知道他睡在那個小老婆房裡，我如何好下手去殺他呢？眉頭一皺，忽轉念頭道：「有了，我身邊帶了火種，何不去大堂放起火來？那淫賊聽得大堂失火，料他不能躲著不出來，大家忙著救火之際，我還怕不好下手嗎？」想到這裡，即起身提腳，打算翻到大堂上去。可是心裡總不免有些怕院子裡的親兵看見，心裡一有顧慮，腳就不似平時的自如了。一腳踏在瓦上，嘩啞一聲響，嚇得連忙蹲下身軀不動，側耳聽院子裡的兵有沒有動靜？還好，大家都好像不曾注意。剛待重新立起來，彷彿覺得眼前有一條黑影閃過去，比旋風還快，心裡大吃一驚，趕緊抬頭張望，這時雖無月色，然星光很亮，數□步以內的人影，在夜行慣家的眼中，是能看得清晰的。只是舉眼四望，並不見有人影。暗自詫異道：「什麼人有這們快的身法？就是飛鳥和閃電，也快不過我兩隻眼睛，怎麼一閃便不見了呢？咦，難道是大哥的陰靈，知道此刻來這裡報仇，特地前來幫助我麼？」張文祥正在如此猜想，猛覺身後有什麼東西擦得瓦響。急回頭看時，只見一個人立在簷邊，雙手舉起一件黑東西，向院子裡打去。接著便聽得嘩啞啞地瓦響，原來打下去的是一大疊屋瓦。那瓦一打院子裡，底下親兵登時驚吼起來。張文祥還沒看明白簷邊的人是何形象，一霎眼便沒看見了。逆料既是這們驚動了防守的人，今夜是行刺不成了。那裡再敢停留，也顧不得腳下瓦響，一口氣逃出了巡撫部院，躲在一處民家的樓房上，偷看巡撫部院。一時燈籠火把照耀得滿衙門都紅了，但不見有一個能上高的人。在底下驚擾了好一會，才有人用梯子緣上房簷，舉火把四外尋覓。張文祥暗罵這班不中用的東西，真活見鬼。等你們此時緣上梯子來還尋覓得著的，也到你巡撫部院來行刺嗎？偷看到四更以後，燈籠火把還沒有完全熄滅。只得垂頭喪氣回到住處歇息。

次日，就聽得有人傳說：昨夜撫台衙門裡鬧了一夜，瓦在屋上好好的會一大疊的打到上房院子裡來，把一個親兵的頭都打破了。馬撫台發了怒，每一個親兵打了幾□軍棍，因那些親兵說瓦是鬼打下來的。馬撫台大約是一個不信鬼的人，怪那些親兵不該造謠言。並吩咐，以後如果有人敢再說有鬼的話，定要重辦。張文祥聽了這些話，心裡也疑惑那打瓦的，不知究竟是人是鬼？待說是人罷，影子不能是那們一閃就不看見了，即算孫癩子有那們快的身法，而看那影子的大小神情，絕不與孫癩子相似。若說是另有大本領的人幫助我吧？便不應該嚇我，並打草驚蛇使他們有了防備。幫助馬心儀的吧？就應該將我拿住，不至倒用瓦打傷馬心儀的親兵。待說是大哥的陰靈罷？姑無論那影子不像大哥，並且世間那有這們活現的鬼呢。張文祥心裡這般疑惑，卻不因此減退報仇之念。第二夜又從房上到了衙門裡，一看院子裡把守的親兵更多了。就拼著不要性命，也沒有法子能報這仇。一連幾夜，簡直不能下手。

忽然想起魯平家裡的老頭慧海來。記得那日慧海曾說過，如果有為難的時候，前去找他。我於今仇不能報，白天又不敢多出外行走，恐怕被人認識，何不去找他談談，他是有能耐的，年紀老，見識也多些，或者他能幫助我也難說。便是他不肯出力幫助，我看他是一個很正氣的老頭，量不至反幫著淫賊與我為對。這日一早，張文祥就出城到魯平家來。門外草場上，正有幾個很壯健的漢子，練拳的練拳，練棒的練棒，一個個面上都現出□分暢快的樣子。張文祥看了，不覺心頭羨慕道：「還是安分的良民得真安樂，他們心中無所畏懼，無所憂慮，每日不練把勢，就下田做工。不下田做工就練把勢，吃得飽，睡得足，何等逍遙自在。我當日在四川，何嘗不可以學他們這們快樂一生。偏要自恃武勇，不肯安分做農夫，情願傾家蕩產，結交一般鹽梟，受他們的推戴做頭目。自做了鹽梟頭目以後，便不曾有一時半刻象這樣的安閒。弄到而今，一身沒有著落還在其次，就是這顆心一到大哥慘死，登時比油煎刀割還難受。細想起來，乃是自尋苦惱。枉自練好了一身武藝，那裡及得他們這般享受？」張文祥如此思量著，不由得停步望著練拳的出神。練拳棒的見有人目不轉睛的看他們，也都停了拳棒不練，拿眼睛來打量張文祥。張文祥知道初練拳棒的人，最是技癢。如果看的人不留神，露出了輕視的神色和言語，是一定要被責問的，甚至還要較量較量。當時見這幾個漢子停了拳棒不練，就提防他們是技癢，要興問罪之師了，不待他們開口，急忙拱手陪笑道：「我是特從省裡來拜訪慧海老師傅的。隨便請那位大哥進去通報一聲。」還好，那幾個漢子聽說是拜訪慧海師傅的，立時都把尋是非逞身手的念頭打斷了。其中有一個練拳的走過來，打量了張文祥兩眼，問道：「你前次不是曾到我家來過的嗎？」張文祥連連點頭應是。這人向前走著道：「請隨我來。」張文祥跟著走進前次坐的那間客房裡，這人自到裡面通報去了。

不一會，只見慧海笑容滿面的支著拐杖出來，很親熱的說道：「張大哥辛苦了，怎的這們早？」張文祥一面迎上去行札，一面暗地詫異。記得前次在這裡隨口答應姓王，並沒說出真姓，何以他會知道我姓張，稱呼我張大哥呢？慧海答禮，讓坐，說道：「我一向很擔心張大哥在省裡不大方便，幾次打算到省裡去接張大哥到這裡住些時，一來因多了兒歲年紀，真是老朽了不堪勞動。二來也恐怕張大哥多心，弄巧成拙。張大哥不知道我是誰，我卻是知道張大哥的。不但知道，說起來還很有些瓜葛呢。」張文祥很不安似的望著慧海，不知追究究竟有什麼瓜葛？慧海繼續道：「尊師不是無垢和尚嗎？」張文祥連忙應是。慧海道：「你知道無垢和尚的俗家姓什麼？原來叫什麼名字麼？」張文祥面上好像透著慚愧的神氣，說道：「不知道。我當日也曾問過他老人家，無奈他老人家硬不肯說。我因出家人多有不肯拿在俗時的姓名告人的，大半由於出家是不得已的事。一提起俗家姓名，就不免觸動多少感慨，也有說出真姓名告人，並沒有什麼妨礙的。所以我不敢根究我師傅的姓名。」慧海點頭道：「你師傅若拿真姓名告人，並沒有什麼妨礙，也沒有什麼感慨可觸動。不過你師傅生成要強不表示弱的性格，與別人不同，說起來只是一樁笑話。你既不知道你師傅的姓名，他的身家履歷，不待說是更不得而知了。」接著，將田廣勝、周發廷、雪山和尚三人同學劍術，及田義周在仙人溪與朱鎮岳交手受傷，朱鎮岳入贅田家，田義周忿而出走的話說了一遍道：「你師傅就是這個賭氣跑出來的田義周。從那次跑出來，至今不但不曾回過家，並一字的音信也沒有通過。朱、田兩家的人，到處都尋訪了一陣，訪不出下落，只得罷了。幾□年來。大家心裡以為他已不在人世了。直到近來孫耀廷到了山東，因他是在峨嵋山學道的，曾在畢祖師處見過師傅，向我說起來我才知道。」張文祥問道：「孫耀廷老丈，你老人家認識嗎？」慧海道：「都是說起來才認識的。我的話還沒有說了，我不是剛才對你說，與你還有些瓜葛的嗎？有些什麼瓜葛呢？我與你師傅是同門的弟兄，你還有一個師伯名孝周，因帶兵與發逆交戰，在廣西陣亡了，只是屍首不知下落，你師田廣勝派我們幾個徒弟尋屍，並吩咐我們道：『誰尋著了孝周的屍首回來，便招誰做女婿。』偏偏被魏壯猷那小子尋著了，他就做了田家的女婿，和你師祖是一家人了。你師祖原有兩個女兒，魏壯猷配了個小的。我那時少年意氣，想做你師祖的小女婿。你師祖不肯，我也就賭氣離開田家了。這都是少年時候的荒謬舉動，過了些時回想起來，委實有些覺得對不起人。二□年前遇著雪門師伯，他勸我出家，我因此聽依了佛法，賜名慧海。雪門師伯原是要我披剃的，我一想我本是個無家的人，若一披剃認真做了和尚，在某寺某院當起住持來，無家反變成有家了。我一生是東飄西蕩，隨遇而安，沒有一定住處的。既當了某寺某院的住持，就不能再和從前一樣東飄西蕩，隨遇而安。那們一來，是出家反變成在家了。三來修行重在守成，落髮不落髮，完全不與修行相干。我不落髮，沒有拘束，一落髮就拘束得寸步難移了。所以我就做了現在這個不落髮的和尚，」

張文祥聽到這裡，從容立起身，恭恭敬敬的對慧海叩頭道：「原來是師伯。你老人家不說出來，小姪怎得知道？」慧海伸手攙起張文祥道：「你前次到這裡來的時候，我眼裡雖已看出你是一個會武藝有俠氣的人，然尚不知道就是田義周的徒弟。你走後，孫耀廷就到這裡來了。我才知道趙承規也是孫耀廷約了到這裡來的，你那日不是曾在這裡與趙承規會過面的嗎？」張文祥應是，問道：「師伯的真姓名，不能說給小姪聽麼？」慧海笑道：「有何不可。只是我二□年不用這真姓名了，說出來除了幾個少年時在一塊兒的朋友，誰也不知道這姓名是何等人。我俗姓史，名卜存，原籍直隸廠平人。你這回受的委屈，我完全知道。孫耀廷因為你不聽他勸的話，賭氣回瀏陽去了，打算教你師傅親自來山東勸你。趙承規也因為不聽孫耀廷的勸，執意要在這時候報仇。他是奉了他師傅沈棲霞的命，特來保護馬撫台的人。假使你的仇報成了，他便不能回襄陽見他師傅，因此只得每夜時刻不離的在巡撫部院保護。」張文祥聽了，心裡才明白昨夜打瓦的是趙承規。慧海又道：「孫耀廷為恐怕趙承規將你作尋常刺客看待，在黑暗中遇著，使出他的飛劍來。你雖武藝不錯，然完全是血肉之軀，怎能抵敵道家的寶物？費了多少心思，方將你引到這裡與趙承規會面，只是時的殺機還未動。日後的事，孫耀廷雖有預知的道行，全不敢事先揭穿，恐遭天譴。這番的事，孫耀廷實在是煞費苦心。若沒有他，

你的性命就不送在鴻興客棧，也早已送在巡撫部院的房簷上了。難得你今日忽然想到了我身上，已已的跑到這裡來。我就看在無垢和尚分上，也得勸勸你。孫耀廷說，鄭時這種又熱中利祿又好色無品行的人，本是應該殺的。馬心儀便不殺，他也要殺死的。這算不了什麼仇恨，你犯不著拚性命去圖報復。他這話雖也是正理，但我卻不以為然。我輩為人，講的是意氣，重的是情義。這人行為不正，我看出來了，早就不應與他結交。結交之後才看出來，就應該苦口勸戒。勸戒不聽，只好說明絕交。既絕交以後，他的存亡榮辱，我便可以不過問了。至於你和鄭時，我聽說□多年來比親兄弟還要親熱。同榮辱，共生死，不是一兩次，那就不是尋常結交朋友的可比。朋友尚且須到明示絕交之後，方可視同路人，你和鄭時還正在共患難的時候，他忽被人慘殺了，而殺他的人，又是與你也有仇恨的馬心儀。我知道你不報這仇，是決不肯善罷甘休的。」

張文祥聽到這裡，已止不住淚如雨落，立起身看了看門外。慧海道：「這地方若是有不能說話的，我如何敢對你說這許多話呢？」張文祥見門外果然寂靜無人，便說道：「我情願與鄭大哥一同死在那淫賊手裡，淫賊能殺死我便罷了，沒有人再出頭替我和鄭大哥報仇。若他不能把我殺死，我留著性命在世一日，是要努力報一日仇的。那怕那淫賊福再大，不等到我的刀刺進他胸膛，他先自病死了，我也得翻出他屍骨來，戳他幾個透明窟窿，以泄我胸頭之恨。你老人家剛才說那淫賊與我也有仇恨，這話我卻不能不說明。我對那淫賊，除了為他慘殺我鄭大哥而外，絲毫仇恨也沒有。你老人家以為他奸占了我的老婆，我是應該恨他的。這事不僅你老人家是這般想，大概除了我已死鄭大哥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我的心事。那淫賊若不是這般騙殺我鄭大哥，僅奸占了柳氏姊妹做小老婆，鄭大哥心裡或者不免有些難過，然也不過一時。至於我心裡，倒覺得非常慶幸，非常安慰。並不是我事後故意在師怕面前說這種矯情的話，實在當日鄭大哥教我與柳氏成親，就是迫不得已，奉行故事一般的舉動。自從搬進巡撫部院裡住著，我心中覺得對柳氏時刻不安，親近不得，疏遠不得，正拿著不好怎生擺佈。難得她肯與那淫賊苟且，就好像讀書上遇著一個難題目，做不出文章，忽然有人替他代做了，他豈不有欣喜的道理？」慧海笑道：「我知道你這話並非矯情。孫耀廷說他曾親耳聽得鄭時在巡撫部院西花廳裡，勸你親近柳無儀。孫耀廷就因聽了你那番回答鄭時的言語，才知道你是一個好漢。若不聽了你那言語，他雖是受了你師傅之托，然到山東後，因知道你和鄭時娶柳氏姊妹的事，就很驚訝無垢和尚收了你這一個徒弟？以為似這般好色的人，受兇險是應該的，值得數千里托人前來救護。及知道你果是一個好漢了，就只可惜你結交錯了人。不過，於今這些話也都不必說了。我要勸你的話，不是勸你不報仇，是勸你不要性急。你應該知道『君子報仇在三年』的那句老話。孫耀廷也曾對你說過的：馬心儀此時死期還沒有到，所以偏巧有沈棲霞師傅那般人物在暗中幫助他保護他。但是沈師傅也只不過略盡人事，難道能在暗中保護馬心儀一生一世嗎？我勸你暫時回紅蓮寺去最好。等到有機可乘的時候，再出來報仇。是易如反掌的事。」不知張文祥聽了依遵與否？且待下回再說。